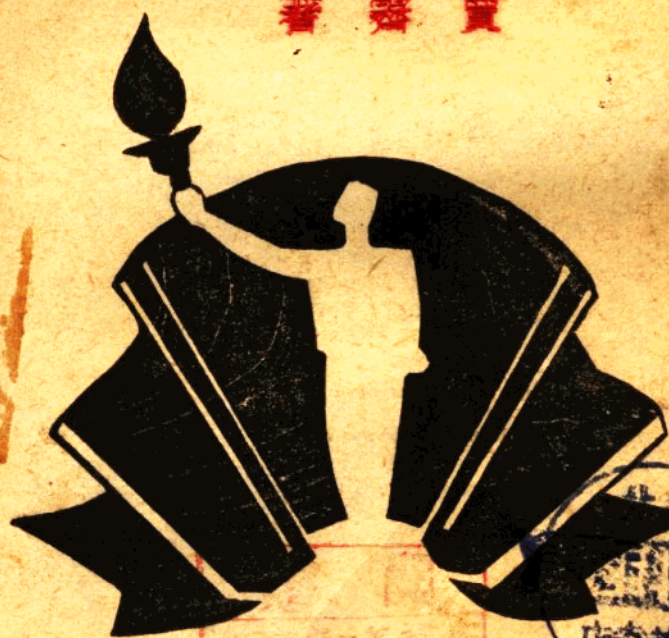


書叢藝文放解

震地

著 齊 賈



山東新華書店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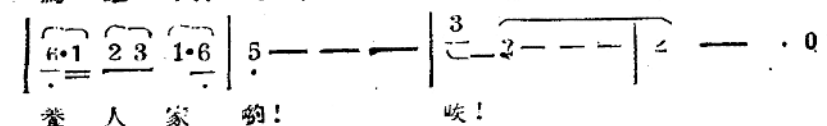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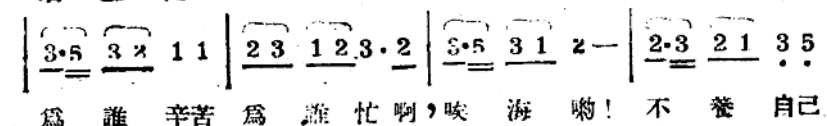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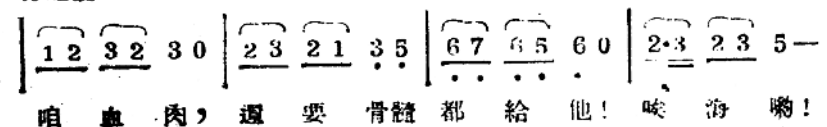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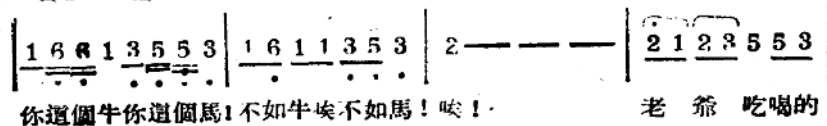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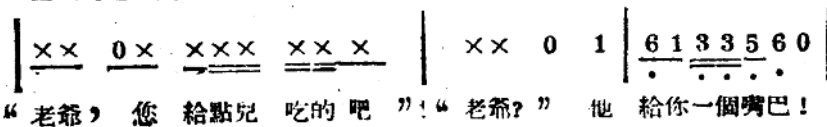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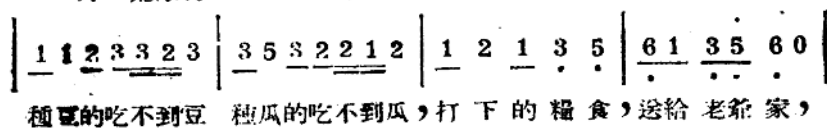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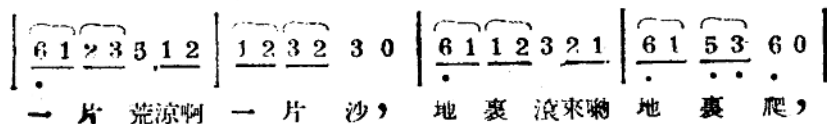
本劇歡迎演出及攝製影片。但作者保留編製與攝製電影劇本的權益；演出者，事前並須徵得全國文協山東分會的同意。

G調 $\frac{4}{4}$

為誰辛苦為誰忙

賈 霽
章 枚曲

(地震插曲之一)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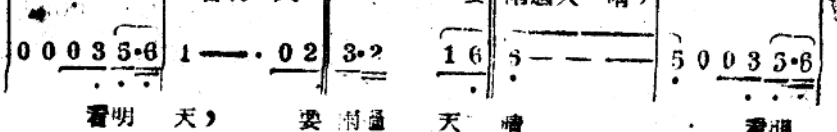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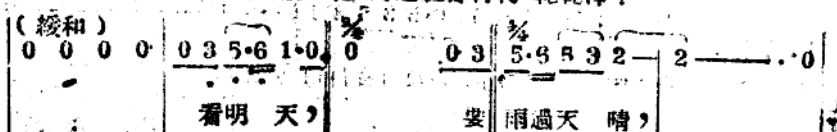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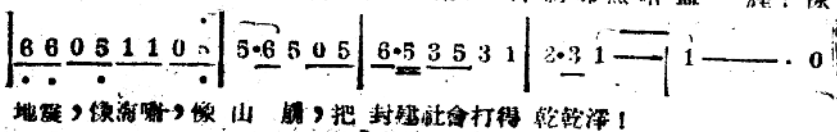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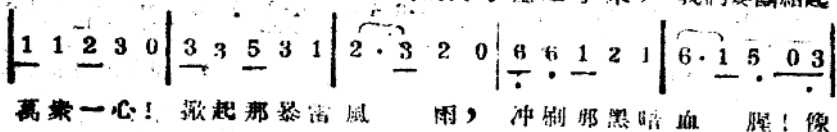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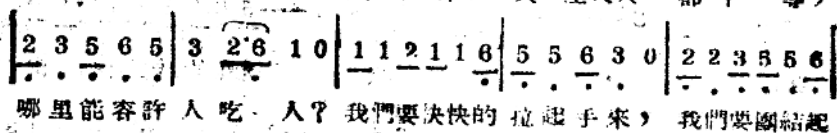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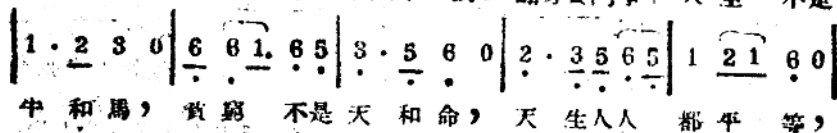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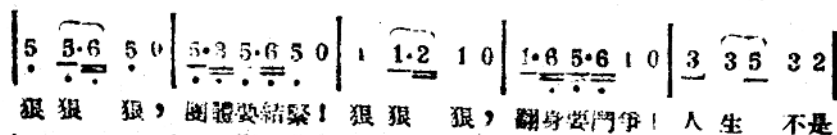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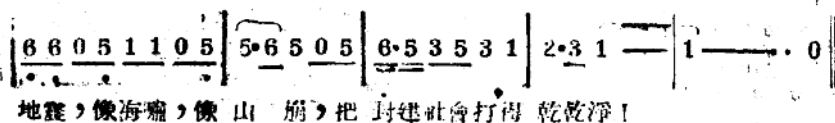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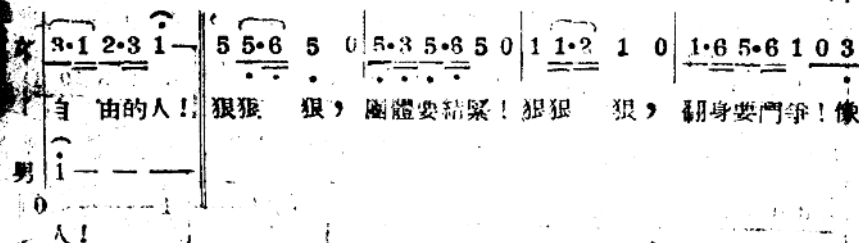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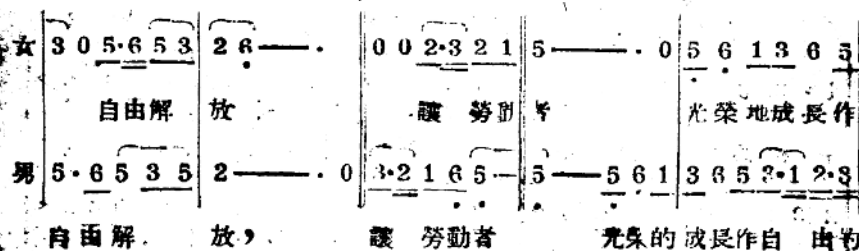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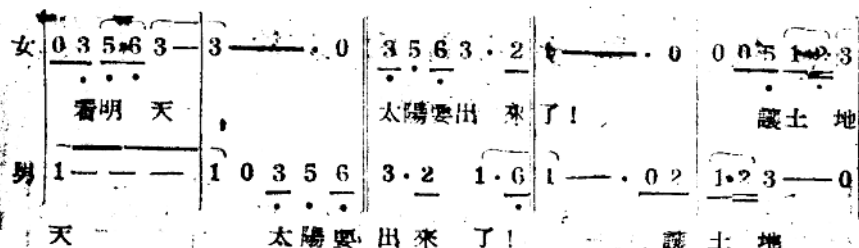
F調 4/4

讓土地自由解放

賈 曉
章 牧曲

(地震搖籃之二)





地

震



時間：

第一幕：一九三三年。

第二幕：一九四三年。

第三幕：今。

地點：

山東魯南一帶。

人物：

劉永如：（佃）約四十歲。

永佃婆：（嫂）其妻。四十——五十歲。

平兒：（平）其女。十五六——二十五六歲。

劉進：（原名停兒）（停）十三四歲。（進）二十三、四歲。

李二：（生）五十餘歲。

小季成：（成）其子。十四五——二十四五歲。

羅繩繩：（羅）十四五——二十四五歲。

麻三：（麻）三十——四十歲。

老明白：（白）四十多——五十多歲。

瘋子：（瘋）

楊大噓：（大）四十七八歲。

陳四叔：(四)七十歲。

小翠兒：(翠)其孫女。

鎖柱：(柱)頭二十歲。

火罐兒：(火)頭二十歲。

王二：(二)三十多歲。

王五：(五)其弟。十七八——二十七歲。

春香：(春)王五之妻。二十三歲。

八閻王：(八)四十——五十歲。

香驢瓜：(驢)其妻。約五十歲。

九少爺：(九)其子。十八九歲。

毛老道：(毛)三四十——四五十歲。

長耳朵：(耳)二十三——三四十歲。

韓六：(六)三十多——四十多歲。

孩子們

公差

吹鼓手

羣衆

第一幕

第一景

春天，但是貧窮與饑饉的春天。

在山東，在荒涼的一片原野上，沒有春天；人們已經有三百年這樣長久的歲月失去了春天。……

這裏，人們辛苦勤勞幾世代，幾世代都當着奴隸。這裏，有宰割人們的閻王，幾世代都當着閻王。民國來了，但是民國並不屬於人民；國民黨來了，但是人民沒有從國民黨那裏得到任何不是奴隸的東西；除了貧窮與饑饉。

而，舞台上表現的只是如汪洋的悲劇中之一點滴的血淚……

這時候，是春天。但是不是春天。原野繁殖着荒涼與悲哀，災難旋捲着，旋捲着人們底命運。閻王府第周遭有多少村莊多少人民在這災難裏深重地受着熬煎啊！

鴿子窠——閻王底手捏碎了的一個戶莊子，在舞台右後方，展開了它那無盡的名符其實的鴿子窠般的團圓。這裏的一頂團圓，四邊屋脊都已經快要支解了，那欄草被風沙剝蝕着，露出了處處的漏洞；那用棉襖編織的門牆，也露出了處處的縫隙。團圓內部，是三尺見方的地，地上鋪着谷草，人們就像狗一樣地在那草窠裏生生死死，一代傳一代，代代相傳着持續的貧窮與饑饉的災難。

這團圓之左向北望去，是相同的一幢屋舍和災難的人們。向東，遠遠地望去，那裏有發着灰白色閃光的砲樓高聳入飄渺的雲際，投下一片龐大厚重的陰影。

東邊，舞台的左側，一顆古老的榆樹伸着枝椏，它受着尊敬的戴着一層紅布，因為它神聖，

不，因為它每年每年以它繁榮的葉片供給窮苦人以春天的甘美的糧食；可是，今年，它也上了春天的災難，嫩黃的萌芽都被啃淨了：它哭泣着，風沙搖曳着它的肢體。

樹的前端，一口古井，井台已經剝壞了，但是還掛着轆轤。井的左旁隆起着黃土堆，上面擁擠着荊棘，倒是它豐富着鮮美的綠針，然而那有什麼用？那不能吃。

荊棘障子更左旁，是菜園。看不清那菜園，只看見從井邊通去的水溝是乾涸着。

舞台的右邊是通到那一溜被叫做燕子崖、狗屋、鷄塋、羊圈、茅草荒……等等佃戶莊子的大路。左前方則是通到大街的路。

天已經快傍晚了。日頭從雲層裏散播一些昏黃的光。在井邊，這一家佃戶的閨女平兒，在提水。她約摸十五六歲，蓬蓬着一條髮辮，赤裸着一雙凍壞了的腳；那衣衫不是衣衫，只是掛在瘦削肩頭上的一塊青一塊藍的破布。她面向着原野，吃力地彎腰轉動轆轤，它發出乾澀的哭泣般的聲音。

原野上，大地底兒子們在耕耘，在耕耘他們憂鬱了三百年悠久的災難的牧歌：牛的鳴叫，人的哼唉，鞭子的嘆息……

人們唱：

一片荒涼啊一片沙

地裏滾來喇地裏爬

種豆的吃不到豆

種瓜的吃不到瓜

打下的糧食

送給老爺家

老爺，你給點兒吃的吧

老爺，他給你一嘴巴

你這個牛

你這個馬……

平兒掙扎着提上一罐子水，癡癡地聽着看着那積壓着厚重的冤屈的原野；原野的哀怨的
歌聲跟隨無盡的風沙無盡地掀颺着：

不如牛唉……

不如馬唉……

老爺吃喝咱血肉

還要骨髓都給他

唉噫，爲誰辛苦爲誰忙啊

唉噫，不養自己養人家啊……

原野就這樣嘆息着。平兒也感染地嘆息着；生活底苦痛培植了孩子的心也淨是憂愁。她
癡癡地提起水來進菜園去澆水。

忽然，從街上，一個女人冤屈而懇求地喊了起來：「牛！俺要俺那個牛啊！」接着一個
男子粗暴地有極威的聲音罵着：「滾！滾！滾！滾！」於是嘩啦一聲，皮鞭子打在石頭牆上。一
個女人像被推出來似的跌跌撞撞地走來，却向街上哀怨的申訴：「俺人窮就不能活啦？」
這女人約摸有四十四五歲，腰彎了，背駝了，人通稱她叫羅鍋嫂。她在窮人當中，還是有口飯吃的，穿的也還不太破爛。人老實，苦做活，因此也顯得有些衰老，但是還不是枯瘦

。這半個月來，大地需要耕種，可是她家的牛和人却叫地主懷差務走，她怎麼不焦愁？唉，她嘆息，她流淚了。她拿一柄斧頭。

平：大孃子，大孃子！（攔下水籬）

羅：（才發覺有人叫她）哦，平兒。

平：怎麼回事兒，大孃子，光聽你在大街上活喊？（走近，安慰地）哭壞身子可——

羅：我眼淚都淌乾啦。（拭淚）我，不哭。唉，我氣的鼓鼓的，恨不能一斧頭！（咬牙）嚙了他

滿口毒牙！也太狠啦，吃人不吐骨頭！

平：（了解地，指東北哪裏）又是小圩子狀元府八閻王嗎？是什麼事兒呢？

羅：說起來話長啦。你年幼，可你也知道，自打頭年年下，俺賣了龍王坡那塊地，就煮下八閻

王不愉快，說破了他府上好風水，又說俺種的他的地就不上心啦；說這說那，反正一句話，

俺窮人就不該置地！

平：您又不是捨的，不是說的，是—大家四五口，吃鹽蘸菜，黑白破命拚的。

羅：是啊，窮人這麼畝兒八分的地才不容易啦。可憐你大叔連黃煙都不吸，攢一個錢就是一個

錢。你五老爺，你大哥，都一樣，吃豬狗食，幹牛馬活，一個小錢一個小錢地積攢着，才置

下巴掌那麼大（的）地，可是塊好地，八閻王就紅了眼，叫毛老道來騙俺要，那怎麼能白白

地給呢？這一下，可遭罪啦，他處處找你錢兒，處處給你小鞋穿。還不是春天啦，他把俺那

條黃犍子牽去啦，還叫你大叔去修砲樓。

平：俺大哥和大嫂呢？

羅：也叫他撥清工撥去啦。這不是剛才，苦苦地哀求他給人，人不給；給牛，牛不給；動着地

荒啦，撈不着耕，這年景，咱莊戶人怎麼活下去啊？唉！

平：人，牛，都不給。這太不講理啦。

羅：八閩王的這個世界，就沒咱窮人講理的地方啊。唉，死活一樣受罪。

（靜場。那哀怨的牧歌引起人們深深地深深地悲痛。）

平：可憐俺爸爸，天一擋明起來，只喝了半碗鹹鹽水，就下湖耕地。可不是，大犍子，你看，（指北邊）是自己拉的犁呀。

羅：唉，人就是牲口。你五老爺都快七十的人啦，這兩天還一個人拿鋤頭在地裏滾地裏爬，刨不動，種不下；地裏的土壳鄉那麼結實！我這才到大街上，跟王木匠借來一把斧頭，我得去打土壳鄉。唉，冬裏沒下幾場雪，一開春又不下雨，種地的可遭罪啦，人就跟地似的乾巴啦。

平：可不是？泰國也乾啦，天天澆，天天乾……（打着水說着）總算攤了這麼一口好井，不斷水；就可憐太深了，深得不見底，打一罐子水得老半天。

羅：（想起）這水可好啦，這是龍眼井：老人們常說，這龍眼井的來歷可大啦，這是三百年前，老狀元公路過這裏，看見這裏莊戶人跟豬一樣骯髒，太不順眼了，就吐了一口——呃，狀元公吐了一口，就變成這龍眼井。

平：（聽得出神，不禁不相信的笑了）真的嗎？怕是扒瞎話……

羅：不扒瞎話，還能吓住窮人？咱天生少長一個歪心眼，只會清等着吃虧，也是嘔巴吃黃蓮，有苦說不出。（猛然記起）說什麼也不管用。還是硬着頭皮幹下去吧。（走，又回）他不給俺牛，俺那塊地也就算白搭啦。

平：可是。唉，俺比大犍子家更糟啦，連一鞋（底）地都沒有啊。窮的這一集空都搗不開鍋來煮

羅：說來說去，你還沒吃飯嗎？

平：（苦笑，微微點頭）吃？拿什麼吃？（頭指樹）都吃光啦。

羅：（向樹一看）唉，這大春荒，也等不迭結糧錢，就摘淨了菓子。（向樹說着似的）菩薩，可憐人窮了沒法制，不給你送香火，反討你的吃的。（微搖頭）真不是個世界。這春天荒的連草種子都是咱窮人的山珍海味啦。

平：可也像山珍海味似的難得啦。俺半個月頭裏，就一粒糧食也不見啦。

羅：俺好歹還有兩個地瓜母子，你跟我去拿幾個來，煮一煮，到底不吃是撐不住啊。

平：您留着自已吃吧。我弟弟去找野菜去啦，許會回來啦。

羅：這妮子還要拉客氣嗎！你家人多，去拿去。

平：我媽媽在前街，你給她吧。（將要走）

羅：也好。（忽然看定了平兒）平兒！……（有話說不出）

平：什麼？（等着問話）

羅：（好容易才吐出一句）你十幾啦？

平：十五。

羅：好孩子！（含著地）唉，可也到時候啦。（走，向右後）

平：（不懂）到什麼時候啦，大娘子……

（羅鍋嫂沒聽見，走下去了。）

平：哦，天不早啦，快東南晌了吧？（向天空找太陽，但是看見了鷹，那討厭的鷹）哎，嚇！

鷹！玩鷹的又來放鷹啦！狀元府的人厲害，狀元府的鷹也厲害，春天都出來吃東西！

（雞雛撲向母雛叫，母雛也撲着翅膀叫，跑進了菜園。）

平：（趕緊攔下水罐子，拿起荊棘裏的竹竿一路吆喝進菜園）哈，噯，噯！（噢雞）噯，噯……

（雞驚恐地大聲掙扎；平兒吆喝着擇菜；聲漸遠。）